

毛泽东和他的 警卫员

◆李家骥◆杨庆旺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

——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

李家骥 杨庆旺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前 言

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是由一个优秀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的。根据他在革命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需要而安排他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在上井冈山搞武装斗争之前，虽然他身边有保姆、有机要交通、甚至勤务人员（他们常常一人兼多职），但没有专门警卫人员（警卫员或卫士）。

1927 年秋，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在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他开始领导军队工作。一般地说，军队中相当一级首长和机关都设有专门的负责警卫的部门、部队、人员。根据秋收起义有关资料和陈昌奉、吴吉清同志回忆，何振云在秋收起义时就开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那时叫勤务员），后来当了警卫连长。龙开富在三湾时便是毛泽东的勤务员，还有一位叫幺六的年轻人，在上井冈山前后也在毛泽东身边当勤务员，他的准确名字，没有记载。当时毛泽东有几名警卫员，都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

从吴吉清、陈昌奉的回忆录中可知，1930 年前后苏区中央局、前委、一方面军都设有专门的保卫部门。部队则是警卫连或特务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一个班。毕占云曾任特务营长。这时期负责毛泽东等领导生活安全工作的机构，还有一个副官处，相当于行政总务部门。刘振亭曾任副处长（有的同志还称他为办公厅厅长）。这个同志在长征路上因反对张国焘被杀害了。副官处到陕北初期还存在。

※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

长征前夕，胡长保（有人写作胡昌保）由军委通信排调任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警卫人员还有吴吉清、陈昌奉、吴光荣、丁良祥、戴田福、小曾等。钟福昌是卫生员，毛泽东没同意给自己配保健医。长征途中胡长保同志为了保卫毛泽东而牺牲。

这一时期，吴吉清、陈昌奉具有代表性，而且他们都有回忆录。另外，张耀祠 1930 年就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虽不是毛泽东警卫班的），他的回忆材料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吴烈在回忆录中说他 1930 年 5 月参加红军，1930 年 10 月成立总前的特务队，其职责是“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这时他正式调入特务队。从此开始了他警卫领袖的生涯。

毛泽东到陕北后，负责毛泽东等领导和中央机关安全保卫的除身边警卫班，上层仍有保卫局机关及保卫队、教导大队。再往后（1942 年）则扩建中央警备团（后改为中央警卫团）。这个团从组建到新中国成立，先后由吴烈、黄古文、刘辉山（有人写作刘惠山）等人任团长。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到陕北后有所调换：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王笃恭、孙振法、陈龙、李长培、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含勤务）。当然这些同志在毛泽东身边时间也长短不一。贺清华时间最长，王笃恭等则只有两三年。这个时期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贺清华、王笃恭、齐吉树、魏文建、吴烈、黄古文（后改名黄霖）等人的回忆材料中得到回答。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期间毛泽东于 1947 年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一年时间。1948 年迁到河北西柏坡，在这里又住一年时间。1949 年 3

月迁到北平（后改为北京），这一时间，主席身边的卫士有马武义、李银桥等，还有齐吉树、阎长林、张瑞岐、王振海、武象廷、孙勇、石国瑞、李凤华、邬吉成、李德华、金武森等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随毛主席行动，团长是刘辉山，其他领导有张耀祠、古远兴、高富有等，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则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再下一个层次的领导是中央警卫处长汪东兴。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一个特殊时期。毛泽东特别繁忙，警卫工作也很复杂艰巨。这时，上层领导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社会部长李克农，再下一个层次的领导是警卫处长汪东兴，副处长有王敬先、李福坤、纠察队司令张明河等。毛泽东的警卫排实际上小于排大于班（抗战期间毛主席警卫班扩大为警卫排，阎长林为排长），其中李银桥、马武义是骨干卫士。李家骥、赵鹤桐在 1949 年 3 月正式调任毛泽东的卫士。警卫班增加了一些新同志，如马尚志、郭福其、段永昌、陈连锁等，后来警卫班撤消成立内卫班，归一中队韩庆余队长领导，有陈长江、曾文、张木奇等。当初只留四到五人设警卫组，孙勇任副卫士长。这时起，人们习惯称毛泽东警卫班、排、队为“一组”。一中队开始有几十人，后增加到一百多人。

50 年代，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变动较大。1951 年阎长林调任五大书记的警卫秘书。田云玉、李连成、封耀松、张仙鹏、张保金等陆续来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到 1958 年以后，尤其是 1961 年到 1962 年，毛泽东提出减少身边工作人员、警卫组解散归属警卫局，卫士人员大为减少，他们陆续离开中南海。有的同志在毛泽东身边较短。而李银桥、马武义、李家骥、张仙鹏、孙勇等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0 年以上，田云玉、李连成、封耀松

等也都工作八年以上。

“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毛主席安全保卫工作，上层负责人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其下一个层次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八三四一部队团长张耀祠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其特殊情况。据有的同志回忆，1962 年毛主席曾说以后不再设卫士长了。暂且不说谁是最后一个卫士长，此后确没有这个职位了，但警卫、卫士还是有的。指定负责随身警卫的是王敬先副局长，孙勇、沈同副处长等，不过卫士也少了，而且卫士也不像过去那样专一，周福明就是一个例子。这大概与毛主席晚年外巡减少有关系。当然警卫部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

这时期负责主席安全保卫的领导：汪东兴、王敬先、张耀祠没变。1959 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改任总参谋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他当然对毛泽东安全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代总长杨成武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常在毛泽东身边，他对毛泽东安全负有特殊责任。不过，1968 年他又被打倒了！八三四一部队在汪东兴和张耀祠领导下，对毛泽东安全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无论是平时保卫还是外巡，还是在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中，他们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罗瑞卿、杨成武、汪东兴、张耀祠、陈长江、周福明等人的回忆材料看到。

本书选入的 18 位同志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同志当时或任勤务员，或任警卫员，或任卫士，或任警卫部队的组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乃至更高职务。不同时期

职务称呼不同，不同时期职务高低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一个系统，即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其更好的工作生活服务。

读了本书，人们就会对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及主要人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毛泽东历来注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关系。从他与身边警卫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可见一斑。

我从事毛泽东研究和写作多年。自从与毛泽东卫士李家骥相识，使我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通过采访他写出并出版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此后我又把注意力由一个卫士（个体）扩展到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警卫人员（群体）身上。

李家骥充分发挥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与其他警卫人员包括卫士很熟悉，成功地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而我则一个一个地采访，收集资料和编写。在采访和材料整理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当事人的热情帮助和鼓励，他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还积极提供情况和材料。而那一个一个的感人故事更令我领会到何谓领袖风范，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为什么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同时也被他们忠于革命、爱戴领袖、不怕牺牲、不计得失，把一切献给革命工作和革命领袖的感人故事所感动。

毛泽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代表，这些警卫、卫士对我来说也是父兄一辈，而对于比我还年轻的后来者，他们之间在生活工作战斗的背景，遇到的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差异会更大。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的事业已成为历史。历史不能重复，但历史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品格和光荣传统，把我们现在的工作搞得更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好。以此告慰我们的前辈，启示我们的后人。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我们以这本书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纪念。

杨庆旺

2003 年 2 月

目 录

前 言	(1)
他为领袖而死	(1)
——毛泽东与胡长保	
从江西到陕北（上）	(11)
——毛泽东与吴吉清	
从江西到陕北（下）	(37)
——毛泽东与陈昌奉	
陕北的见证人	(74)
——毛泽东与贺清华	
一名老警卫	(103)
——毛泽东与陈长江	
首任中央警备团长	(124)
——毛泽东与吴烈	
陪领袖写书	(135)
——毛泽东与翟作军	
主席不怕，我也不怕	(159)
——毛泽东与齐吉树	
骑兵卫士	(190)
——毛泽东与武象廷	

“天下第二班”班长	(221)
——毛泽东与王笃恭	
从手枪班长到便衣队长	(254)
——毛泽东与高富有	
连长、排长、卫士长	(271)
——毛泽东与阎长林	
唱书与撕书	(310)
——毛泽东与马武义	
“我死后，你要……”	(334)
——毛泽东与李银桥	
“你要夹着尾巴做人”	(374)
——毛泽东与李家骥	
领袖为他找对象	(405)
——毛泽东与封耀松	
安全大总管	(433)
——毛泽东与汪东兴	
红色警卫的忠诚	(471)
——毛泽东与张耀祠	

他为领袖而死

——毛泽东与胡长保

在领袖身边做保卫工作，自然与在前线战斗是有区别的，但也是有牺牲的。毛主席的卫士死在岗位上是不不少的，甚至有的未留下名字。

为掩护毛主席而牺牲的第一位警卫班长叫胡长保，他的具体情况也难以查清。我们只知道他是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时调任毛主席的警卫班长。此前在中央通信排任排长。1935年5月，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毛泽东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途中遇敌机轰炸，他为保护毛主席而牺牲了！

关于胡长保的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册）曾提到过他牺牲的情况。介绍最详细的还是陈昌奉的回忆录，本文主要是参考了陈昌奉的回忆等有关材料而写成的。

一、醪糟，你最爱吃的

胡长保，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那时他才16岁。由于他办事认真，被安排到军委通信排，后来当了排长。

1934年长征的前夕，副官处对领导同志的警卫人员重新调整了一下，把他调到毛主席警卫班当班长。这对胡长保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事，当时，正处于大转移之时，顾不得考虑许多，他立即就上任了。接着，就跟着主席开始了长征。

这时，毛主席虽然还是政府主席，但处于“靠边站”的地位。胡长保从内心是崇敬毛主席的，但作为一个警卫班长有什么办法呢？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做好毛主席的保卫和生活工作。

1934年12月末，红军来到贵州境内乌江南岸的猴场小镇。由于一次次失败使领导层认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迫使他们开始听主席的意见了，主席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一天吃过饭，胡长保商量给主席准备吃的东西。小曾说：“过年啦，一定给主席准备些他最爱吃的东西。”

于是，他们就把主席平素喜欢吃的东西念叨了一遍：牛肉、辣椒、炸豆腐，不知道贵州有没有江西那种青菠菜……

“还有‘醪糟’呢！”小曾大声地喊道。

“醪糟”，就是南方常见的“酒酿”，又叫“甜酒”、“米酒”。有的地方叫它“醪糟”，主席很喜欢吃。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天已经很黑了。陈昌奉和小曾提上马灯高高兴兴地去接主席。

到了会场，会议还正在进行，他俩只好在那儿等着。

接近午夜了会议才结束。陈昌奉看主席在披大衣，就提着马灯迎了上去。路上，主席问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远吗？”

陈昌奉说：“不算远，大约有一、二里地，过一条小河就到了。”

这时，天空正落着雪，风很尖利，脚下的“桐油凌”路更难走了。主席穿得很单薄，陈昌奉紧跟在他旁边提着马灯，心里一阵发酸。

陈昌奉禁不住说：“主席，咱们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主席停下了脚步，面对着他：“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

“是呀！准备得可好哪！还有节目呢！”小曾说。

主席看了看陈昌奉，又看了看小曾，没有回答。他陷在沉思之中。

风好像停了，只有雪花还在飘着。走了好大一会儿，走过那条小河上窄窄的木头便桥后，主席才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啊！”

“什么事？”陈昌奉惶惑地问了一句。

“我们要争取时间突破天险，打过乌江去！”

听过主席的话，他们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想了许许多多。但“打过乌江去！”这一紧急的任务，特别这任务是主席下达的，是红军有准备地、主动地去打敌人，而不是像刚离开中央根据地那一段，碰到敌人仓仓促促地打，碰不到敌人就一劲地走，听说后边有敌人追，又是那样的跑，心里真是踏实多了，只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和无限的喜悦。

到了驻地，屋中央燃起的大吊灯照得满屋通亮，主席看着大家的布置，笑着说：“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说罢，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在军委用过饭，不必再为他准备了。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好东西呢！”胡长保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好东西？”主席抬起头问。

“‘醪糟’，您最喜欢吃的。”胡长保说。

“他们俩跑了好一阵子才买来的。”胡长保站在一旁指了指陈昌奉和小曾，对主席说。

警卫班和其他勤杂人员，都笑嘻嘻地望着主席，等着主席说话。

主席看了看大家，站了起来，指着那一圈凳子让同志们坐下来。他坐在中间，笑着说：“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同过年吧！”

在胡长保指挥下，林英才捅火，小曾拿锅，陈昌奉端“醪糟”，吴吉清、钟福昌端菜，老余、丁良祥、黄应和、钟永和等同志出出进进也忙个不停，一会儿饭菜上了桌子。

主席看着桌子上摆满了吃的东西，打趣地对钟福昌说：“你这个卫生员可要管好我们，不然吃多了闹肚子，你可没有那么多药给我们治啊！”

主席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饭后，主席让大家都去休息，他自己却又坐下来开始了工作。

二、谁敢欺负你们，就跟他们干

1935年6月初，渡过了大渡河之后，部队在花岭坪（有的书上写作化林坪——本书作者）又打了一个胜仗。胡长保等也随主席在花岭坪这个小镇住了几天。4日这天，又从花岭坪出发，听说要走一天，赶到前面宿营的水子地。

从彝族区一直作“翻译”的那位彝族同志，要回去了。大家刚刚熟悉，又要分手，真是恋恋不舍。胡长保等把能够凑起来的東西都送给了他。他流着热泪说：“红军同志，你们再回来呀！”大家说：“我们会回来的。”胡长保还送给他一条枪，说：“谁再敢欺压你们，就和他们干！”彝族同志紧握着枪，说：“我们回去也编个游击队专打‘刘家兵’！”

分手的时候，彝族同志一再说：“红军、红军、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

胡长保把他送出老远，并且喊着：“卡沙沙！卡沙沙！”

送走了彝族同志，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机关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机关一块儿前进了。胡长保带着警卫人员，跟在主席身边。

长征中的卫生部，大家都说是一个“多兵种”的单位。因为除了医院的伤病员，年龄很小的卫生员，大家敬重的“四老”（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四位同志），还有警卫员们很熟悉的邓（颖超）大姐、蔡（畅）大姐等女同志，也随着他们行动。在长途行军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一个单位，大家便说这个单位是“多兵种”了。其实，大家对几位老同志和大姐们能

✻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

和年轻人一样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行军，心里都是十分敬佩的。这个“多兵种”的单位是很受欢迎的。

长征以来，主席很少和他们走在一块。今天，在战胜大渡河之后碰在一起，尤其是胡长保，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们很熟悉，这回就更热闹了。

几位老同志和大姐们见主席来了，都热情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主席也很热情地问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情况。劝说他们不要尽走路，可以骑马、坐担架。几位大姐说，几位老同志都走路；几位老同志就说，几位大姐们一路上不但进行伤病员的教育和照顾工作，还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很是辛苦。主席笑着听他们讲。

说话中间，徐老问胡长保：“主席的身体怎么样？”

胡长保说：“累是很累的，可我们看身体还可以。”

徐老点点头，嘱咐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年轻，自己辛苦一点儿，一定要把主席照顾好！”

胡长保和大家都答应道。

徐老那个勤务员小杨，因为年龄太小，长征时留在了根据地。看到徐老，大家又想起了小杨，便问：“您知道小杨的消息吗？”徐老摇了摇头，很是恋惜地说：“你们还想着他？现在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你们听说过陈毅、古柏、毛泽覃、周以栗同志的消息吗？”胡长保等也摇摇头，说：“一点儿也没有听到。”徐老说：“他们那里的斗争，一定也是很艰苦的。我们快些走，到前线去多打胜仗，好快些见到他们。”

平时总爱问长问短，平易近人的邓大姐也问主席的身体情况。因为同志们知道邓大姐平时会看病，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